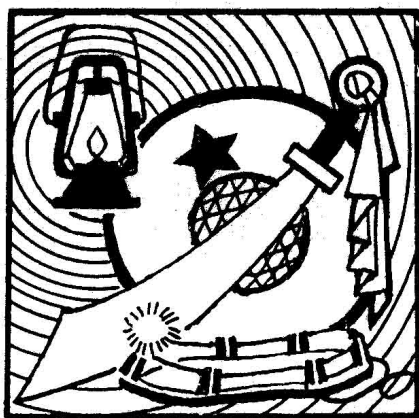


六月流火

蒲 风





六月流火

蒲 风

封面设计 杨白子

责任编辑 李 汗

六 月 流 火

蒲 风

花 城 出 版 社 出 版

(广 州 市 大 沙 头 四 马 路)

广 东 省 新 华 书 店 发 行

广 东 新 华 印 刷 厂 印 刷

787×1092毫米32开本 10.25印张 2 插页 200,000字

1993年 8 月 第 1 版 1993年 8 月 第 1 次 印 刷

印 数 1—7,000册

书 号 10261·275 定 价 1.00元



一九四〇年秋摄于梅县松口

蒲风，是三十年代闪烁在中国诗坛的一颗明星。这位只活了三十一岁的广东籍诗人，他的生活道路和创作天地，本身也可说是一首闪烁在人们心头的诗。

作为战士和诗人的蒲风，面对着“茫茫夜”般黑暗的时代，却始终勇敢地以执着的步伐迎向生活，倾注了每一滴生命之泉哺育新诗。从一九三四年起，八年间，他出版了十七册诗集和诗评，为我国现代文学史留下了宝贵的遗产。

人们公认：蒲风矢志不渝地走革命现实主义的路——他前期的作品，大多描写被压迫的农民的痛苦、灾难和反抗；后期则大部分以歌颂抗日反帝斗争为主，同时辛辣地针砭各种黑暗的社会现象。人们也公认：蒲风的诗刚健雄浑，明朗朴实，感情充沛，语言通俗。他梦寐以求的，是把新诗带给人民大众，对各种表现手法，也不断地进行大胆尝试，除了抒情诗之外，他还写叙事诗、讽刺诗、儿童诗、方言诗和明信片诗。等等。

本书精选自蒲风各个时期的诗作，比较全面地反映了诗人的创作风貌，是一部不可多得的诗集。

目 录

蒲风，闪烁在人们心头的诗.....	野 曼	1
-------------------	-----	---

第一辑：茫茫夜

编者按语.....	27
扑灯蛾.....	30
从黑夜到光明.....	32
火·风·雨.....	38
星 火.....	35
闪 电.....	37
茫茫夜.....	38
农夫阿三.....	45
地心的火.....	51
真 理.....	55
兄弟，你离开了我.....	57
咆 哮.....	60
鸦 声.....	62
在早车中.....	64

第二辑：六月流火

编者按语	69
六月流火	71

第三辑：生 活

编者按语	119
小莉茜	121
罗蕾莎	122
秀 珍	124
露 露	125
哭莉茜	126
再看见你	127
妒	129
母 亲	180
弃 妇	182
生 活	184
种甘薯	185
休 息	187
北风与乞丐	188
不流泪的卢亚里	189
流浪人	141
运转手	142
残废者	144

热望着	146
海 鸥	147
悼	148
易 帜	149
春天在心中	150
荔枝湾上卖唱的姑娘	152

第四辑：钢铁的歌唱

编者按语	157
谁还要那根臭辫子?	159
抢渡国贼河	160
苦痛列车	161
第一颗子弹	162
钢铁的歌唱	165
飞机真理号	167
武装的脑袋	168
我们自己作主	170
美丽的林英	171
我站立在海滩上	174

第五辑：摇篮歌

编者按语	179
夏天的歌	180
秋天的歌	182

冬天的歌	184
春天的歌	186
摇篮歌	188
战士的歌	191
我的思念在大海东	198
穷苦日子里	195
怨只怨爸爸欠思量	197
紫云英	198
归来吧	201
上海车夫曲	202
女卖票员的歌	208
行不得呀哥哥	204

第六辑：抗战三部曲

编者按语	211
路	212
厦门自唱	214
游击队	215
他们咸心肝的	216
悲哀的云涛	218
欢唱西北的炮声	220
告别厦门	222

第七辑：黑陋的角落里

编者按语	227
走，肥猪	228
“理事”专家	230
我们是送葬的喇叭手	231
黑陋的角落里	233
恐怖	234
灰色日子	235

第八辑：真理的光泽

编者按语	239
诗的材料象空气	242
麦儿已经收割	244
“等因”“奉此”	246
我兴奋地欢笑起来了	248
青青的秧苗	250
我开始了游泳	252

第九辑：在我们的旗帜下

编者按语	257
盛大的礼物	259
诗 人	261
永远纪念着你的名字	263
新年词	266
海在歌	267

战马嘶鸣	268
------------	-----

第十辑：儿童亲卫队

编者按语	271
儿童亲卫队	272
雨 点	274
春 天	275
浮 萍	276
五月的阳光	277
垦荒歌	279
早 鸟	280
露 珠	281
雾	282
朝 霞	288

第十一辑：取火者颂

编者按语	287
取火者颂	288
未死的十六个	290
我穿上了土装	292
再见，从化河	295
晚 会	297
温 泉	299
血	301

第十二辑：可怜虫

编者按语	805
台灵的信	808
终于写完了的编后记	野 曼 818

蒲风，闪烁在人们心头的诗

野 曼

—

回忆有欢欣的，也有痛苦的。但从回忆的笑影和泪光中，却往往有一种看不见的力量，激励人们在探索人生的道路上，奋然向前。追忆作为诗人兼战士的蒲风，就是这样。

摆在面前的一张经“史无前例”的浩劫而幸存的照片，不单已经褪色，而且残缺不全了。当时因为流行“上挂下连”罗织人罪的手法，不少照片都遭到了被撕被焚的命运。而蒲风的战斗形象，由于无懈可击，在显微镜和望远镜之下，显得愈益高大，因而使审查者也惶然住手。几经劫难，它仍安然无恙。这就是一九四〇年夏，我们和蒲风夫妇在岭东一个小镇拍的小照。它不仅仅记录了我们当时的青春年华，而更珍贵的是，它常常把动荡的流逝的岁月都召唤回来，让生者和死者聚会。我仿佛从这里听到了蒲风难得的笑声。

这是三十年代后期，我的脚刚刚踏进文艺园地，就成了一个新诗的狂热追求者。我怀着有点神秘的心情，在敲击新诗的大门，探索新诗的道路。每天，我走路在做诗，做梦也在做诗，还把“分行的东西”，送到报刊上去发表。对新诗的追求简直到了如痴如醉的境界。这时，

广州出版的《中国诗坛》，成了我所向往的王国；该刊主编蒲风，成了我的向导。他热情地敞开了“诗坛”的闸门，把众多的诗作者吸收到“坛”中。不久，我和几个新诗爱好者就作为“诗坛”社的社员，在该社的支持下，于岭东出版了《中国诗坛》分版，蒲风、雷石榆、芦荻、金帆等都曾热情为之撰稿。

这时，蒲风已经出版了七本诗集，是个大名鼎鼎的诗人了；可是，他对于我们这几个从未谋面的诗迷，却是无分轩輊，视为诗友，引为知己。他的诗，他的信，就象一团火，在我们心窝燃烧。

这是难于忘怀的一九三八年秋天，我们忽然收到了他寄来的一封信，用墨水笔，工工整整的写了十几页稿纸，报告广州《中国诗坛》社举行的“蒲风完成十册诗集纪念会”的盛况。信上对会场布置，出席大会的作家、诗人的讲话，大会的气氛，他都作了淋漓尽致般的报道。信封里还有一叠红红绿绿的诗传单，上面印着从他十册诗集里摘录下来的一些警句。这些彩色的传单，曾在纪念会上散发。这也是他随时随地宣传新诗，让新诗去占领人们的心灵的一种手段。多少年了，这些红红绿绿的纸片，一直还在我心中飘动。当然，最使我感动的，是他在这封信里，对诗友们在纪念会上指出他某些诗作中失之粗疏的缺点，采取严肃认真的态度，作了客观的叙述，使我们从中分享了他的欢乐，也学习了他谦虚谨慎的精神。

这纪念会是在抗日的烽火正燃烧向南粤的紧急时刻召开的。那时蒲风已携笔从戎，到了硝烟弥漫的抗日前线，用笔蘸着沸腾的血液，写完了他十册诗集的最后三册。当时他是穿着戎装参加纪念会的，因而给会场带来了浓烈的战斗气氛。

当这封长信，还在一些诗友手中传递的时候，猝然传来了蒲风在前线不幸牺牲的噩耗。据说蒲风奉命回广州招集青年工作者和救护队，在赶回前线去的途中，遭到了日寇坦克的袭击。我满怀悲痛，写

了<悼诗人蒲风>的诗，可是，当这诗正要发出去的时候，又传来了蒲风脱险的喜讯。动乱的生活画卷总是在一喜一忧、一明一暗中展开的。一九三九年初夏，广州沦陷，不少作家、诗人都撤退到了岭东。蒲风也从前线回到了梅县老家。我们以罕有的喜悦迎接了他。我还写了<欢迎蒲风同志>一诗，发表在当时的<岭东刊>上。

使人们感到奇异的是，这么一个闻名全国的诗人来到了梅城，竟下榻在县民众教育馆一个姓管的管理员那里。那个姓管的，名为管理员，实际上是个勤杂。每天，他除了煮饭、扫地等杂务外，也喜欢写诗，蒲风发现以后，就经常写信给他，鼓励他写诗。果然，那个姓管的成了山城的著名诗人，后来还出版了诗集，蒲风还给他写了序言。那天，我们就在那个姓管的乱七八糟的睡房里，第一次见到了蒲风。

诗人脸孔瘦长，鼻子微微翘起，戴着一副近视眼镜，头发象波浪般的卷曲着，矮瘦的身子穿着一套又长又宽的旧军装。神态异常严肃，却是蔼然可亲。

“我们在广州，就一直注意你们办的<中国诗坛>分版。不错呀！有人想另立炉灶，我看不必。”蒲风坐在木板床上，也拉我们在床边坐下，不时用客家口音的国语，跟我们说话。

“我们欢迎你回来主持诗刊！”我兴奋地说。

“不！还是你们来编，我也参加。”蒲风热情地说，“广州沦陷了，我们的担子更重了。诗刊应该扩大。我建议把它名字改为<中国诗坛岭东刊>，怎么样？”

“我们同意！不过诗刊还是你来主持。”蒲风是广州<中国诗坛>的主编，我们真心希望他能亲自来抓诗刊的编辑工作。

“大家一起办吧！”蒲风笑了，笑得异常真诚。

就这样，蒲风参加了我们诗的合唱。

蒲风，又名黄风、黄飘霞，原名黄日华。他是“左联”直接领导下的中国诗歌会的主将。一九三八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一九三〇年之前，他就开始了诗歌活动。在东京，他曾参加编辑《诗歌生活》；在上海，他编辑过《新诗歌》；在青岛，他办过《青岛诗歌》；在厦门，他主编过《厦门诗歌》；在广州，他主编过《中国诗坛》。无论他走到哪里，就象在那里点起一团火在熊熊燃烧，而且总是以他为主力，团结了众多的进步的诗歌工作者，在推动新诗大众化，为现实斗争服务的战斗中，作出了宝贵的贡献。如今，他回到了岭东，又带来了新的歌，火的歌。从此，人们欣喜地听到，蒲风朴实的热情的歌声，在梅河两岸回响……

二

蒲风，是至今为止我见到的第一个新诗狂热的提倡者，组织者，创造者。他是倾注了每一滴生命之泉，来哺育新诗的。这印象，只是和他接触那么几天，我就强烈地感受到了。

那天，蒲风和我们认真地研究《中国诗坛岭东刊》的编辑出版工作，之后，他忽然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来，笑着把它递给了我，说：

“我写了几个要点，给大家参考。”

我接过那张纸一看，上面写着：

“一、尽量发展新同志；

二、有计划的精印小册子；

三、切实举行诗歌座谈会；

四、推广诗刊代售所——市镇，学校，外洋……

五、参加示威巡行，散发传单；朗诵诗；组织读诗班，在夜校酌

授诗歌知识，开诗歌展览会，诗画合作。”

“几个要点”，简直是几个鼓点，使我的心都震动了。有的同志表示为难；有的认为“可以一试”，而我也只当了个“试”派。蒲风对我们愿意“一试”的态度，却深表高兴，说：“我们在广州就试过了！”后来许多事实证明，这“几个要点”，首先就是蒲风自己的行动准则。他走到哪里，就写到那里，讲到那里，朗诵到那里。

蒲风梦寐以求的是：把新诗带给大众。因此他渴求找到一把锁匙，去开启大众的心扉。

一天早上，我带了《中国诗坛岭东刊》第一期的 小样，到他那里去，找他一起审查。他翻阅了一阵，就说：

“这一期发表的歌谣还嫌少些，下一期出版歌谣专号，怎么样？”

“歌谣？”我的思想上完全没有准备。

“发挥歌谣的作用，同时批判地吸收歌谣的长处，创造大众化诗歌，这是诗人的重要课题。”在他深度的近视眼镜后面，闪烁着火一般的光芒：“只有新月派、现代派的诗人是聋子，他们永远听不见大众的呼声。你看看那《新月诗选》和《望舒草》就明白，他们写的距离大众十万八千里！”

蒲风这些话，使我想起三十年代初期，他和杨骚等在上海主办的《新诗歌》旬刊，当时就曾出版过“歌谣专号”，并且提出“要使我们的诗歌成为大众的歌调”的主张。现在他又把这一课题端了出来。

“你们如果同意，我建议发一个预告。”他见我们没有什么异议，进一步说。

自然，我们都愿意尝试。因为客家山歌一类的歌谣，对我们来说并不陌生。他于是拿起那老牌派克，又写又画的，搞了个预告。

蒲风认为“歌谣专号”是“客观上迫切的需要”，因为它是有利于“反帝、抗日”的，有利于诗歌大众化的。果然，“专号”出版以后，在茅盾

主编的《文艺阵地》上，束胥很快地写了评论，对《岭东刊》和蒲风所作的新诗大众化的尝试，给予很高的评价。

蒲风的探索是固执的，无休无止的。只是在很短的时间里，他就写出了两部客家方言长篇叙事诗：《林肯，被压迫民族的救星》和《鲁西北的太阳》，而且自己掏钱印刷，还免费赠送给读者，千方百计的把诗带到群众中去。那天，他临时拉夫，要我跟他一起到凌风东路一家印刷厂去参加装订。当时，工厂的几个青年装订工人对我们几个“不速之客”的到来，不免感到有点狼狈，可是蒲风却坦然的坐了下来，向他们作自我介绍，说：“我是蒲风，写诗的。来学习装订，请大家指导。”这是刚刚印好的《鲁西北的太阳》的散张。六十四开本。我们先搞折页，然后用铁丝装订。这种简单的劳动，我们还算胜任。蒲风一边装订，一边就对工人们开始了他的工作，说：“这本诗里写的是范筑先，他是鲁西北的抗日英雄。诗是专门写给你们看的，能看得懂吗？”

一个青年工人说：“我不懂诗。”

蒲风又问身边一个女工：“你呢？”

那个女工说：“我不识字。”

蒲风的宣传没有就此结束，他对那个青年工人说：“这首诗是用你们自己的话写的，有空就读吧，会读得懂的。”然后又转过身来，对那个女工说：“你不识字，放工后我读给你听。”果然，他看见工人们准备放工了，就站起来说：“我朗诵一段诗给你们听。”他扶正了眼镜，清了清嗓子，就用客家话朗诵起来。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听诗歌朗诵。老实说，他的朗诵并不高明。说他朗诵，毋宁说他在念诗。工人们听了，有的想笑，却又抑制着；而我只是感到脸上热辣辣的，不知是什么滋味，只有那个女工在至诚地倾听。话音一落，蒲风就问工人们：“能听懂吗？”有的工人回答：“懂！”那个女工还腼腆地说：“句